



敦煌藝術「活化」江南 再續絲路緣 兩地共探壁畫保護 傳承千年技藝



◆王亞林、何鴻帶領學生考察敦煌顏料山。



◆敦煌《鹿王本生故事》古法繪製實踐，王亞林、何鴻等繪製（全圖）。

江南，四季如春，美景如畫；敦煌，大漠戈壁，萬里黃沙。這兩個相隔3,000公里的地方，如今因壁畫而聯繫到一起。在杭州，一幅《九色鹿本生·北魏》大型地仗壁畫正在依古法繪製，由中國美術學院教授何鴻與敦煌石粉彩繪技藝代表性非遺傳承人王亞林合作的《非遺敦煌石粉彩繪技藝實踐教學研究課題》，正於中國美術學院開設，使得敦煌壁畫在江南得以「活化」。「如果說敦煌是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那杭州就是絲綢之路的絲綢原點，兩座城市有着割捨不斷的絲路情緣。敦煌時時在護佑着芸芸眾生，我們遠遠回瞻和虔誠朝聖。」何鴻說，這樣的壁畫，將兩座城市的歷史文化聯繫在一起，讓我們感受到絲綢之路的精神，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兩座城市的情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濤 甘肅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中國古代壁畫大多在環境氣候乾燥的北方或西北，南方比較少見到成規模系統的壁畫集群，主要因江南水汽濕度大，對壁畫保存是較大挑戰。如今江南少量殘存的古代壁畫或潮濕霉變，或起蟲害；加之江南壁畫的年代大多晚於西北，宋元少見，明清時期較多，重視程度不夠，保護起來困難重重。

「其實在十幾年前，就陸續有專家、學者在江南實踐活化敦煌壁畫。」何鴻介紹說，謝成水先生曾經在杭州中天竺寺大雄寶殿開展壁畫實踐，取得了很好的實踐經驗和成果，並獲得了國家專利，但也有其他壁畫仍然經歷如潮濕產生的霉變、地仗開裂和壁面開裂等問題。

助兩地文化藝術交融

2018年，何鴻萌生了要複製洞窟的想法，當時考慮的一個是敦煌莫高窟第220窟，一個是新疆克孜爾石窟第38窟，這兩個石窟都以絲路古樂為主題，可以利用中國美術學院和浙江音樂學院的師生資源，作為教學實踐基地，也可以面向社會推廣、傳播絲綢之路經典藝術。

最終，先期活化空間落在中國美術學院和杭州西湖區政府共同創辦的大學生國家創業示範基地——藝創小鎮鳳凰創意國際創意園區，利用一個7米開直徑、高約5米的圓形大水泥筒作為創作媒介。當時，敦煌市美術家協會主席王亞林恰巧在江蘇無錫舉辦畫展，其間順道赴杭參觀藝文空間，於是有了這次合作的契機。

王亞林表示，敦煌壁畫在江南的活化過程依循中國美院的教學而展開，對於銜接中國美院東方美學的教學體系，豐富文物修復與保護專業教學拓展、回望經典絲路藝術有重要的意義，也可以幫助年輕藝術人才在東方的美學體系與思想中形成個人特色。同時通過技術性的探索，在南方潮濕的天氣中探索泥坯壁畫的保護與發展，在南方國畫藝術的浸潤中吸取壁畫發展的因子，豐富敦煌壁畫的表現思想與可能性，進一步推動敦煌壁畫的傳承、保護與發展。

經過項目組的認真討論，開始了敦煌壁畫在江南潮濕環境中的第一個泥坯地仗壁畫體探索實踐，選取的題材是敦煌壁畫代表性的經典——以第257窟北魏壁畫《鹿王本生故事》為藍本，畫體放大後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



◆兩年的實踐讓青年學生更好地了解敦煌文化。

力，以弘揚傳統美德、美善相樂等為主題，將敦煌藝術經典在江南再現。

繪製方法近乎絕跡

2021年4月，正值江南潮濕的梅雨季節，濕度有時高達96%，以中國美術學院文物保護與修復系研究生和本科生為主題的《敦煌石粉彩繪壁畫技法研究》活化實踐部分正式開工。

「選取這個時間，也是想一開始就給項目造成更多的困難，這是我們商議後決定的。就是要讓敦煌壁畫在江南經歷最惡劣的氣候環境考驗。」何鴻說。

江南四季的氣候條件，除了秋季略乾燥，都是長時間的濕熱和雨水。這些惡劣的客觀氣候條件，為制定營造方案提出了挑戰和思考。王亞林說：「敦煌壁畫最重要的營造首先是地仗，其中地仗製作的技藝特殊複雜，而畫面布色繪製中，其天然礦物顏料的製作與使用，也充分體現了敦煌石粉彩繪技藝的獨特性和代表性，地仗是支撐壁畫體的最基礎層，也是在江南活化壁畫中最嚴格的技藝考驗。」壁畫的地仗技藝、土壤、天然礦物質顏料、麥秸稈等均



◆敦煌天然礦物質顏料

◆敦煌天然礦物色原礦



◆王亞林教導學生繪製壁畫的注意事項。

由王亞林團隊從敦煌帶來，壁畫的繪製、起稿由王亞林親自主筆，她也帶領學生參與體驗，全面感受敦煌壁畫地仗製作、顏料採集、起稿、繪製等全過程。通過面對面地講解和傳授，讓學生們切身體會敦煌壁畫的神奇與美妙，為敦煌文化藝術的發展與繁榮起到積極的作用。

據王亞林介紹，本次在江南繪製的《九色鹿本生》大型地仗壁畫採用了近乎絕跡的技藝手法，使用了敦煌當地天然礦土和礦石顏料，真實還原了敦煌石窟原有的壁畫獨特外觀。在古代，顏料的原石採集、研磨、製作經過了一個緩慢的發展期，不同時期的畫匠們在選材加工中，了解體驗着各種不同礦石的天然屬性和色彩呈現，並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色彩組合方式，迎合時代的審美喜好，將其運用在繪畫製作過程中。

活化的前提是技藝傳承

「我們的課程前期是地仗的製作，同學們在老師的指導下親手動手活泥，從亞麻層、草泥層、砂粒層、粗泥層、細泥層等再到繪畫層，由於地仗與氣候的溫度、濕度密不可分，每一步的推進都要有精心的配比和不斷的調整。例如繪畫層中要加入高嶺土、敦煌白土或蛤粉等。每層用膠的多少、材料的粗細都是影響後期畫面品質的關鍵。」參與項目的中國美術學院本科生杜清揚、楊洋慶子說。

同樣參與項目的還有中國美術學院研究生二年級學生楊璇、劉任慧和呂蓉新，她們也對此感觸很深。楊璇本身為敦煌人，從小受敦煌壁畫以及家傳的影響，積累了一些對敦煌壁畫的摹寫經驗，並曾參與敦煌莫高窟第27窟宋代的壁畫修復實踐活動。楊璇說：「敦煌壁畫的繪製材料一般就地取材，地仗層一般用本地泥、沙、麥草等，繪畫材料主要取自敦煌三危山的天然原礦土，通過這次古法繪製教學實踐課程，我在臨摹的過程中，學習了古代壁畫的製作程序，對壁畫的審美以及材質的應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這每一步對我來說都意義非凡。」劉任慧則多次利用暑假去敦煌進行藝術考察，對古代顏料礦點進行實地採集調研等，嘗試現狀性臨摹以便對壁畫有更深程度的了解。呂蓉新成長生活在與敦煌遠隔數千里的中原，少有機會領略西北的風景和文化，甚至對於莫高窟這座戈壁沙漠中的藝術寶庫的了解僅來源於美術課本上的插圖。此次三人在王亞林老師的指導下，親身體驗壁畫最真實的製作過程，現場觀看學習老師精妙的繪製技法，不由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活化」無疑是敦煌壁畫重獲新生的唯一途徑，人類無法封存壁畫的時間，多數人也許一生難有機會穿過河西走廊，親眼目睹敦煌壁畫的精彩，壁畫活化將帶來新的機遇轉變。呂蓉新感嘆道：「活化項目中學習的這兩年，我深刻感悟到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課題。」

香港是敦煌學的重要陣地

「這是我們傳承敦煌藝術的第一個嘗試，還有許多需要關注的實踐，探索在進行中，希望有好的效果，使這個古老的技藝能夠傳承延續下去。」何鴻冀有更多的人關注到這一領域，尤其是港澳地區的從事敦煌學研究的相關人員。在他看來，香港也是敦煌學的重要陣地之一，如饒宗頤先生在敦煌學的研究和實踐領域具有引領作用。

去年8月，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敦煌研究院聯合籌劃「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敦煌藝術大展，帶香港觀眾穿越古今，體驗古老獨特的藝術神韻和魅力，這也是香港自2014年以來第三次舉辦敦煌藝術大展。他說：「如此密集的敦煌藝術展，彰顯了香港的人文氣質和美學品格，以及對經典文化藝術兼容並蓄的態度。」

王亞林致力恢復敦煌顏料體系

特寫

敦煌壁畫歷經千年而色彩不褪，這種自然演變的情況在畫面上得到了真實的反映，作為敦煌石粉彩繪技藝代表性非遺傳承人的王亞林在近30多年的繪畫經驗中，承襲古人，沿襲古法，在創作與臨摹中大多應用敦煌天然礦物顏料，經過多年的探尋和摸索，她和丈夫楊海濤成立了「敦煌莫高天然礦物顏料工作室」，致力於天然礦物顏料的挖掘傳承與整理。

經過數十年的艱辛跋涉，他們摸清了敦煌周邊地區眾多的顏料礦點，結合純天然顏料礦石與傳統工藝，製作出與敦煌壁畫材質相同的礦物顏料，恢復了失傳數百年的敦煌顏料體系，填補了敦煌本土生產傳統顏料的空白。由他們採集、研磨、提純的原汁原味的天然礦物色，在畫面上展現出的材質效果，彌新而古樸。這些源自敦煌本土本色的繪畫材料，經過古法加工製作，在多個專業院校進



◆王亞林

行教學實踐與示範推廣，解決了敦煌壁畫臨摹、岩彩畫創作及敦煌彩塑設色的材料難題。為使技藝傳承，王亞林與丈夫先後帶領她的30多名學生，以及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師生，走進戈壁與古人礦坑顏料點，傳授採集礦物顏料及彩繪壁畫技藝，這種實踐讓師生們深刻感受到臨摹古代壁畫的重要學術價值和意義。

王亞林的代表作《大國之行·觀自在》、《古韻心音》等在全國美術大展中斬獲各種獎項與榮譽，也曾應邀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問天閣·慶功廳」繪製大型壁畫並被收藏，如今她的作品已搭載神舟十四號、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飛上太空，實現了古代飛天與現代飛天的完美結合。

王亞林說：「敦煌就是我的大學和創作源泉，沿着古人的足跡，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傳承非遺敦煌石粉彩繪壁畫技藝也是我不可推卸的責



◆王亞林等人輔導學生做壁畫地仗。

何鴻30年敦煌文獻收藏之路

「敦煌壁畫研究、探索與實踐是中國美院長期以來教學的重要內容。」何鴻稱，追溯源頭，從1928年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創辦以來，首任院長林風眠就特別強調敦煌藝術的重要性，而重慶國立藝專（中國美術學院前身）畢業的段文傑在抗戰時期毅然到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石窟，弘揚石窟藝術，並任第二任敦煌研究院院長。



◆何鴻

何鴻講述了自己與敦煌的緣分：「我收藏敦煌文獻，源於30多年前在杭州塑料材料廠務工，閒暇時常逛廢品收購站和古舊書店，那時的感覺是『滿眼都是寶貝』，遺憾沒地方放和沒錢收。」他一直是「故紙」情懷，加上父輩的書香家訓「傳孫有視勝於田，遺子無金還是福」的影響，1993年他考上浙江美術學院，在讀了考門夫人所著的《荒漠甘泉》後，漸漸地與敦煌有了某種跨越時空的交集，每年趁暑假朝聖敦煌成為他的必修課。

何鴻自2015年起陸續整理出版自己多年收藏的敦煌文獻和絲路文獻，同時將部分敦煌粉本、舊影、藏經洞文獻等修復、裝裱完整，十年間在內地各大城市舉辦相關系列展覽近30場，「我們都是這些古老藝術品的看護者和過客，收藏最大的益處是尋回它初始的出處，服務社會，回到原點發揮作用。捐贈是一條有益的路徑，藏之有道，獻之有益。」